



傳承師藝 創新共融

——專訪粵劇名伶龍貫天先生及其團隊


訪問：梁以忻、司徒善琦（CIE 學生）

撰文：CIE 學生編輯小組

攝影：國際學院提供



過百位來自國際學院及歐洲、美洲和亞洲其中 12 個國家的同學參與「粵劇工作坊」，近距離接觸粵劇。



國際學院於 2018 年 11 月底舉辦了「第一屆國際青年論壇」，邀請了過百位來自歐洲、美洲和亞洲 12 個國家的師生來港出席。這個論壇是國際友誼週 2018 的重點大型活動之一，學院很榮幸邀請得香港八和會館副主席龍貫天先生策劃和主持「粵劇工作坊」，為本地及海外師生介紹粵劇藝術文化的不同欣賞角度。我們特別走進後台，訪問了龍先生及其團隊中幾位工作人員，窺探粵劇藝術的魅力所在。

■ 人物檔案 ■

龍貫天先生

資深粵劇演員。現任香港八和會館副主席、粵劇發展基金委員、藝術發展局戲曲組主席、康文署觀眾拓展社區小組委員、油麻地戲院場地夥伴計劃（粵劇新秀演出系列）藝術總監，2016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MH榮譽勳章。曾跟隨劉洵、朱毅剛、劉永全、任大勳等大師習藝，建立多個劇團演出粵劇，創作不少新編劇目，灌錄多首名曲，亦曾參與舞台劇及電視劇等不同媒體的演出。

龍貫天先生（右二）接受鄭瑞琴博士（左二）、司徒善琦同學（左一）及梁以忻同學（右一）訪問。



龍貫天先生即席獻唱粵曲《碧海狂僧》。

兼收並蓄，昭顯美育

在後台，所有人都對龍貫天敬重有加，上下也稱呼他的原名「旭哥」。他自豪地說：「我的團隊很厲害，游龍的擊樂和鑼鼓、那班龍虎武獅，都是頂尖的。負責服裝的許詠賀（Rita）都很專業，幫我管理衣箱已廿多年。大家的感情就像一家人一樣。」彼此的默契，就由每天上班、出埠工作累積而來，見面比親人還要多呢！旭哥還說，入戲班後，很少人會轉行，因為大家都是從小喜愛粵劇而入行的。他笑說，自己兒時在荔園看一整天的粵劇，回到家，就在「舊床單」中間剪個大洞作套頭戲服，還用媽媽的「鷄毛掃」作「馬鞭」！長大後他發現自己對粵劇的熱情仍有增無減，所以就把興趣轉為職業。旭哥還感嘆，香港回歸後，政府投入了許多資源推廣傳統文化：「現在小朋友學粵劇，很容易就得到贊助，不缺戲服道具作練習和演出之用，真幸福呢！」

談到粵劇引人入勝之處，旭哥則娓娓道出許多源由。粵劇初期是沒有佈景的，只能靠桌椅作道具，例如武生以椅背作橋，上落有致，演員和觀眾皆要有豐富的想像力。粵劇以「圓」為美，從個別的造手步履，到群戲的耍花槍、武打排場，皆以環形設像，優雅非常，保留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循環不息之意。他進一步補充說，粵劇以往是一種以綜合性為主的表演藝術，動靜皆宜，後來才演變成不同的地方戲種，如秦腔、京腔等。隨著時代進步，粵劇也加入了許多新的元素，在佈景、燈光、服飾等各方面作了許多新嘗試。旭哥謂：「現代粵劇廣泛吸收了不同表演藝術的長處，融入各個地方劇種的特色。例如在粵劇本身獨有的南派

風格和大鑼鼓音樂上，也可加入電影感和舞台效果，讓動輒三、四小時的演出，也能給予觀眾不同的刺激和新鮮感。」由於旭哥曾參與電視劇、舞台劇等演出，他也嘗試將跨媒體藝術形式融入粵劇之內。例如演楊玉環出浴，他以虛擬流動佈景以呈現瀑布的視覺影像；又將舞台延伸到觀眾席，安排大批兵卒操步到觀眾旁，然後楊貴妃才出場，大大拉近了觀眾的距離。可見廣東粵劇也能兼收並蓄，為戲曲文化注入時代的能量。

除了跨媒體元素，編劇也十分重要。旭哥以往最喜歡《帝女花》，認為好的劇本遇上好的演員，就能造就曲藝的昇華，是最佳的粵劇姻緣。現在他最喜歡編撰新劇本：「我很幸運能遇上葉紹德（德叔）這位拍檔，他生前常與我一起合作，我負責『度橋』他負責寫作，大家一起研究文辭曲牌，為舊戲加入新曲新橋段，編過幾齣我很喜歡的新劇，聲色藝俱備。」旭哥一直致力探尋粵劇的承傳與創新，從內容到形式，他也希望作實驗性嘗試，最近他正忙於準備演出《粵劇特朗普》，極富創意與挑戰。正如粵劇名伶薛覺先於1936年赴南洋時寫〈南遊旨趣〉謂：「覺先之志，不獨欲合南北劇為一家，尤欲綜中西劇為全體，截長補短，去粕存精，使吾國戲劇成為世界公共之戲劇，使吾國藝術成為世界最高之藝術，國家因以富強，人類藉以進化，斯為美矣。」（見《覺先集》）南北共融，中西合璧，一直心繫幾代粵劇大師的家國情與世界觀，「美」之所在，緊扣著美育、社會與文化的意義。



游龍師傅（右三）帶領的擊樂鑼鼓隊。

認真學習，任重道遠

在這次活動中，旭哥特別請來了幾位名師前來助陣，其中，粵劇名伶文千歲的愛徒游龍師傅更擔任擊樂鑼鼓領班，為同學展示了粵劇鑼鼓樂聲的獨特之處。我們在後台也訪問了游龍愛徒龍玉聲，進一步瞭解粵劇師徒制的學藝情況。龍玉聲演出《鳳閣恩仇未了情》前，邊開面（上妝）邊與我們對談。他喜歡粵劇，也是始於兒時，當時最愛看神功戲，最仰慕大佬倌，看他們粉墨登場，很有氣勢。後來入了戲行，所有功夫都從基礎學起，他認為：「學習時，態度必須認真，意志也必須堅定，還要主動問學，尊師重道。」他最喜歡師公文千歲的《雙仙拜月亭》，鍾愛其別樹一格的演繹和唱腔，也是他自小揣摩模仿最得意之處。他深感角色行當之重要，認為演員除了演戲，還要有多方面的鍛鍊，如音樂、其他媒體的演出等，多吸取不同經驗。

漸漸地，龍玉聲對粵劇的興趣變成了一種責任，是任重道遠的承諾與承傳。他笑道，就算只有幾位觀眾，也要將最好的功夫表演出來，這才對得起師傅，對得起舞台。大學畢業後，他繼續演戲，也在香港電台擔任《戲曲

之夜》節目主持，努力推廣粵劇。他認為學校有許多粵劇推廣的活動，八和會館、香港演藝學院也給予許多支援，但自己是半個傳媒人，更要做好自己的崗位。

這天跟龍玉聲演對手戲的花旦，就是現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粵戲的學生林貝嘉。她謙虛地說：「別人認為粵劇很土，但我卻很喜歡，尤其是花旦的戲服和造手。」初入戲行，她笑道最難掌握大戲上妝技巧，尤其是漸變色，但這是很重要的一環，因為要讓後排觀眾也能看到自己的表情。起初演戲，她曾試過用兩小時上妝，而現在，最快也要 45 分鐘才能完成。她回想自己演戲經驗雖不多，但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幾年前演的《楊門女將》，因為她是以 17 歲之齡演 80 歲的老太君，很具挑戰性，她還特意觀察老人的走路姿態，揣摩人物言行舉止。

林貝嘉演紅鸞郡主，表現花旦華服美態。





演員上妝，行內稱呼為「開面」。



龍玉聲於《鳳閣恩仇未了情》演繹武將風範。

人物檔案

龍玉聲先生

活躍於本港及海外粵劇舞台，現任香港電台戲曲節目主持、電視特約演員、活動司儀等。師承粵劇名伶暨擊樂名家游龍，曾得師公文千歲與梁少芯夫婦兩位名家的悉心指導。此外，亦獲陳麗文老師啟蒙，得其誼婆（已故名旦白楊「金滴華」女士）授藝，近年跟隨楊凱帆及劉艷華兩位曲藝名家深造唱腔，還隨師公韓燕明及蔡之歲兩位京派老師學習北派。



許詠賀（Rita）幫花旦戴上頭套冠飾。

喜歡粵劇的人，也定必為戲服著迷。許詠賀（Rita）幫了旭哥廿多年，認為管理衣箱的學問也真不少，她說：「從蟒、大靠、官衣、帔風，到冠、盔、帽、巾，所有服飾穿戴配搭，都是學問。這門藝術好像怎學也學不完。」Rita 以前也是粵劇演員，跟師傅時已學管戲服，慢慢看到自己的行當專長，所以就轉了崗位，工作更見事半功倍。除了管理衣箱，Rita 也要懂得修補服飾，幫演員包頭上妝。她還補充：「大佬倌主演一齣戲通常有五至六套衣裝，開場前至少要用兩、三小時作準備，還要安排出場次序和穿法，後台的工作人員，真是忙得暈頭轉向。」

人物檔案

許詠賀女士

資深粵劇演員及戲服主管。師承羅家英和李寶瑩師傅，八十年代已於香港多個劇團演出，如家寶粵劇團、大群英粵劇團、福昇粵劇團等。2003 年起轉職粵劇戲服穿戴及設計，現為戲服部主管。



許詠賀（Rita）向同學講解衣飾管理的工作。



龍貫天先生帶領粵劇表演團隊，與國際學院署理總監梁萬如博士（上排右九）、協辦活動的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梁冠芬校長（上排右六）、文珊老師（上排右一）及一眾來港交流的海外教職員合照。

後記

粵劇演出是一門需要緊密團隊合作的高深學問。不論是台前的演員樂師，還是幕後默默耕耘的工作人員，都缺一不可的，更遑論師藝承傳的責任，創新求變的智慧了。旭哥特別寄語年青人：「做任何事也要專心，當你找到目標就要專注下去，碰壁是平常事，但最重要是如何重燃熱火，無愧前行，成功必在望。」他指的成功，不一定是金錢，也可以是其他有意義的東西，如經驗、信心、友情等。他還引用唐·劉禹錫《陋室銘》中「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」，希望年青人要多向前輩、師長和有見識的人學習，更快向目標前進。



龍虎武師的真功夫。



外籍同學跟武師學習揮舞「馬鞭」的動作和節奏。